

阿文成公年譜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受業

王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六十三歲

正月二十日

諭曰大學士公阿桂差往河南查勘辦理善後事宜及賑
卹情形著卽馳驛前往所有隨帶司員俱著一併馳驛
二十一日

諭曰昨據袁守侗等奏籌辦善後事宜一摺恐所辦未必

得寔因差阿桂前往查勘并面諭一切矣今復思伊等所請辦之儀考時和驛揚橋黑堤各堤岸工程俱於二月初一日興工三月初十日以前完竣爲期僅一月有餘而欲辦十二萬餘兩之工縱上緊趕辦亦恐不能如期葺事况水土工程最難考覈其挑挖成河者一經放水卽已無踪可尋至提岸各工合龍後設復遇河水漫溢又諉之異漲難防遂得藉口以肆其浮冒此乃工員長技並恐尙有不止于此者姚立德鄭大進皆有應賠之項爲數不少或工員欲於上司處獻勤藉做工爲名從中侵扣以貼補其賠項則爲弊甚大更不可不徹底

根究朕非欲爲逆詐億不信之事但高樸一案竟出情理之外不得不以此揣度矣昨曾籌度及此未得面諭阿桂因復詳悉諭知著阿桂到豫後密爲訪查如其中果有情弊卽據實具奏

二十四日

公奏言臣於二十二日早間在望都縣途次接奉上諭昨袁守侗等奏籌辦善後事宜一摺爲期僅一月有餘而欲辦十二萬餘兩之工恐不能如期蒞事竊查河工堤岸關係民生

皇上念切痼瘼凡遇應做之工雖用至數百萬帑金從不

稍有惜費且惟恐臣下意存見小屢奉

訓言此

臣所朝夕敬聆者第工程必期堅固既不應聽其

徒費無裨而借端冒銷寔不肖工員之長技更不可不爲嚴察今袁守侗等所奏應修儀考等處堤岸需費十二萬餘兩而爲期僅四十日且桃汛正屆既似太遲伏秋二汛尙遠又似太早誠恐不無藉工冒銷而姚立德鄭大進又俱有應賠之項或屬員思欲借此爲之貼補獻勤尤不可不切寔訪究但現在虛實無憑難以懸揣臣因思河工夫價一名每日約銀數分以十二萬兩之銀分作四十

日計算每日應用夫五六萬名既定於二月初一日動工則目下必已向各處調夫供役並須分派多員經管承辦此共見共聞之事無難查詢且姚立德等辦此大工藩司榮柱係通省大員派官調夫亦不能不令其預聞而榮柱又非不曉事之人現在鄭大進已奉

旨調任藩司與屬員最親其中有無情弊自必知之甚真臣於入河南境後即可向各處畱心密察並於到開封時不必露出端倪只將此事原委及現在辦理情形向榮柱詳加詢問則可以得其大概至臣

行走兩日已抵正定若瘡疾不致發動每日夜總可行二百里計該處興工之先可望必到屆時卽親赴工次詳悉履勘更不敢稍有掩飾如果察有可疑而又不能得其實在情節再行密詢袁守侗令將何人主意因何伊亦列銜會奏之處實告知以憑奏

聞辦理奏入報

聞

二月初三日

公奏言

臣

於途次接准二十二日欽奉

上諭此時設或尙未葺工或臨時復有更變袁守侗等且不必勉強支持俟阿桂到工商酌多一人心思庶不致有舛誤伏念臣素未諳習河務凡於沙水堤岸形勢不能洞悉原委卽一切做工下埽之法亦尙未目覩試驗固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但豫省漫口合龍久稽時日以致上煩

宵旰

臣心每切不寧今

臣旣赴工次自必一體訪求以期

早得蒞事

臣

昨於途次接袁守侗信方以此次形

勢頗順可冀早晚竣工不意二十八日

臣

未到工

次之先於本日寅刻東西兩壩俱復有衝去之事

因卽馳往閱看新做之工共衝去四十餘丈缺口
寔深八丈且全河水面不過四十丈而大溜已占
寬八丈有餘緊靠南岸由漫口直走看來此處施
工殊爲費力臣反覆推原其故因正河河底本屬
北高於南以致溜勢自上游而來卽順南岸之堤
直逼堤根而所開引河引溝又俱在漫口之下水
已先由漫口旁溢則引河卽不能掣溜詢之姚立
德及南河工員因附近河灘別無可開引河之處
是以不得已如此辦理但此處旣屢築屢衝卽再
用力施工終屬毫無把握自不如在上游另尋減

水之法庶此處始可著力臣雖不能諳悉形勢當竭盡心思詳加討論上緊圖一可望有成之策以冀無悞要俟一二日內卽公同商酌另行迅速奏

聞奏入

諭曰袁守侗等奏二十八日寅刻東壩門埽忽又蟄場直衝西首正壩水勢愈猛至黎明時逐段鬆動共場開口門四十八丈等語此亦無可如何並據阿桂奏二十八日午刻已抵工次一二日內卽公同商酌一可望有成之策再行迅速奏聞等語阿桂此行竟似朕有先見者大工屢辦未就多一人心思於事自屬有益看來此次

所辦工程既用兜袖之法理應穩固何以復有螿場之處或兩壩雖如法兜做而所下之埽本不甚寬壩身不能厚实雖層層壓土而不能逐個幫鑲在急溜中勢仍單薄易於搖動故不得力或當於下埽時設法幫厚不知其事可行否試詢之南河諳工將備悉心講求之至朕連日所疑者總在順堤北之攔黃壩似大溜至此不能下注激迴溜勢趨逼南岸口門甚足爲患其受病自在於此業已兩次傳諭令伊等妥酌而行阿桂可卽勘度情形並與袁守侗等詳細講求如應從急則治標之法切勿憚於改絃著卽速妥議具奏至該處屢次施工

未就總由口門之水太深下埽猝難到底且新開壩根沙性浮活水每從根搜汕翻花不可不思變計乃於急溜洶湧之中屢屬茭捷與水爭勢徒費工作而不能收功實爲失算蓋漫口之下業經大溜跌落刷深勢不能冀其復淺而水過沙浮日久愈甚亦不能使之堅實是在彼處施工終屬無益朕意或於口門外距隄稍遠擇水勢平緩處所另行接隄築壩較之在漫口下埽難易若何可熟酌爲之若可行當於口門收小時或用兜袖之法必應兩壩較今壩加寬培厚雖所費不免過多但多費而工可速成較之徒費而事無把握者其得失利

害曉然可見現在又諭戶部撥庫帑一百萬兩解往豫省備用無虞工費不足阿桂可卽與袁守侗等確勘熟籌若應如此辦理卽一面與工一面奏聞至阿桂所奏漫口之下水已先由漫口旁溢引河卽不能掣溜自不如在上游另尋減水之法等語其言甚屬有理朕於上年十二月間閱高晉等進到圖樣覺現挑引河處距漫口太近且不得勢必係伊等止顧惜費未能將河形大勢通盤籌覈因於圖內用硃筆標示傳諭伊等第因引河旣已辦定止可爲成事不說今阿桂此奏與朕前此指示處似覺相合著卽將硃批原圖仍行發往令阿桂

與袁守侗等詳細體勘講究將應作何施工可望有成之處切實具奏如果必應更張似不當仍爲守株之見阿桂辦事必不孟浪袁守侗等現今皆茫無主意亦不慮其迴護也

公又奏言

臣奉

命赴豫查勘河工堤岸善後事宜自正月二十三日在正定發摺後一路迅速儼行於二十五日入河南境沿途畱心訪問皆以南岸堤工素多卑矮殘缺爲言卽並不經管河務之員亦俱云聞說險工甚多並有高晉在南河帶來之縣丞田文隴等沿途迎

見臣因詳加詢問據云上年九月內高晉曾將各堤壩遍行履勘其原估應做之處尙多後復再三商酌將可緩處刪減并有歸入歲搶修項下者始將楊橋黑埕及儀考各廳緊要各工程估計銀十二萬三千餘兩其所擬摺稿高晉於正月初四日當即親自繕改送交袁守侗等閱看數日內即欲拜發後因高晉身故是以袁守侗等又連隔數日始行具奏等語二十八日午刻臣行抵儀封工次面見袁守侗姚立德及藩司榮柱等所言亦係如此至原奏四十日完工之限實不免於太速且桃

汎已屆何能做工臣復詢之該縣丞等據稱南河
春工定限自二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十日止是
以高晉病中諄諄言之其實不能如期辦竣卽藩
司榮柱亦稱若勒限完工必多草率等語臣又遍
詢豫省向年做工多有在桃汎之內並無妨害卽
袁守侗等亦已改稱不能依限並稱二十五日所
發奏摺內業經聲明不敢復拘原限務使層礮如
法堅築以期一律穩固等情是豫省南岸堤工之
多有塌卸不堪亟應修補實屬衆所共知而四十
日之不能完工亦果如

聖明洞照至衆人所言雖均屬相同然必臣親赴各處逐

一察看目擊之下方爲核實但目下漫口堵工又復衝去情形較爲緊要應俟施工大局已定再往上下游詳悉閱看據實奏

聞至袁守侗等原奏已經趕做之八堡新莊兩處工程當一併順路覆勘奏入報

聞

初六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查該處一帶河形大溜順堤南注直逼壩根已成入袖之勢前因

北岸附近漲灘別無可開引河是以就漫口斜下對岸之舊有溝槽處所開挖引河以期速達但引河既在漫口下游大溜先經缺口卽已旁趨則引河自不能資分洩之利以致埽工仍受湍激屢築屢衝目下若仍於此處施工不但溜急頂衝而河底舊存柴橛衝刷未淨下埽必不能到底終屬毫無把握只可於上游地面另挖引河冀其得勢臣姚立德因思上游之十堡地方河形向北坐灣遙與舊引河之尾斜對若於該處對岸開挖引河使大溜自西來注卽先趨引河則自不致復逼南岸

漫口壩工方易蕪事上年十二月內接奉

發回圖內卽蒙

硃筆標示及此彼時因十六堡引河業將挑竣是以止就
已成形勢辦理而臣袁守侗等所奏善後事宜摺
內請挖分水引溝一道卽係前次

皇上標示之處臣阿桂因卽同臣袁守侗等親赴十堡履

勘所有應挑引河地方較之現辦情形實爲得力
並詢之南河員弁亦羣稱捨此更無可辦之法臣
等伏查現做壩工旣屢經衝塌統計所費已屬不
貲而再行仍舊堵築究恐終歸無濟回思從前

硃筆所定處所洵屬

聖明洞照於千數百里之外形勢如在目前且伏讀前此

欽奉

諭旨若初時卽就其處挑挖引河雖工大費多而事或可
早蒞乃專就地近工小起見所費雖覺稍省今前工盡
成虛擲恐其費更不止於此仰見

睿算精詳彌深欽佩今

臣

等復公同商酌卽擬於十堡對

岸郭家莊另行挑挖引河二千六百餘丈而於引
河頭之下大河內築攔黃壩一道南壩直接十堡
舊壩根北壩灘面挑槽下枕盤築壩臺兩面進埽

逼漕直注引河如將來竟能掣回全漕攔壩迤東
之大河即可斷流則缺口止須填土補還原堤爲
力甚易卽以攔黃壩工臨時口窄漕緊合龍亦覺
費手而河底俱係乾淨漕勢亦屬平直較之現在
回頭大漕直逼堤根者施工似屬較易雖現在估
計新挖引河及攔黃壩工共約需銀二十七萬餘
兩爲費較鉅但核計合龍後數次復被衝決各壩
雖均係應賠之工其數已屬甚多而引河工費尙
不在內若仍循故轍復有變更其爲虛擲更不可
計是銀數已足相抵而得失更屬瞭然臣等仰體

皇上慎重河務念切痾瘼斷不敢復存惜費之見至現存口門且無庸遽行鑲築應俟新工將竣時再行相機辦理惟此次另籌辦法施工甚大而往後水勢漸長辦理亦稍覺費力計期至速亦須兩月方能蒞事但惟此法可望有成是以臣等再三籌度不得不計出於此也奏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另籌引河壩工一摺自應如此迅速辦理已於摺內批示發往現在所挑引河既不得引灑之益自不可不改弦更張今阿桂等酌擬新挑引河卽係朕前此硃筆標示之處經伊等親往覆勘而定自必

確有所見諒非迎合朕旨應卽上緊興工但旣已擇地另挑非寬深不能得力必須開挑極寬庶可掣動大漚其河底尤須挑挖深通使成建餽之勢方爲有益至所築之攔黃壩更當培築寬厚由西南向東北令挑漚逼向引河不可復似從前之單薄致有閃挫卽所費浮於原估之數亦不靳惜阿桂等自不復存省費之見總之此次施工果能一舉集事所費歸於實濟雖多亦不爲過若如高晉等原辦之引河屢引不就徒成虛擲豈非因欲省費而轉成妄費乎阿桂等當善體朕意妥速籌辦以慰懸注袁守侗現無專辦之事著卽速馳驛來京

俟其到京任數日後再令前往朕既得面爲講論卽袁
守侗亦更得安心辦事矣

初七日

諭曰阿桂等覆奏順隄河攔黃壩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
示今引河旣移向十堡施工其順隄舊有之攔黃壩原
可毋庸置議至現在新挑引河實爲全河關鍵必須挑
挖極寬極深方能得引溜之益據奏已於二月初一日
興工計共十二段派員分頭趕辦等語自可期迅速籌
辦新壩亦據奏現已挖槽填壓柴土盤做兩岸壩臺陸
續接築等語自應上緊趕辦閱昨日進到圖樣此次所

辦之攔黃壩各爲築壩其實卽係移堵口之工於此仍須進埽合龍工程最爲著重所有壩身務須幫鑲寬厚以次接築堅固方能得力至口門收小時溜勢必緊自不能不仍用兜袖之法其兩袖頭尤須較壩身更加寬厚始能抵禦急溜不虞衝激庶可藉迴溜收功但必須俟引河挑成先放引河掣動大溜然後將壩工合龍方爲萬全之策仍著將新築壩工詳晰繪圖貼說並將現辦壩身丈尺較舊寬厚若干及兩袖頭擬加厚若干一併開明具奏

恭錄

御製詩

大學士阿桂等奏另籌引河攔壩工程詩以誌事

昨秋河決豫時和儀封二時和幸合龍復時和驛漫口塞而

月杪始儀封功未遂將成每致變因爲袖壩勢儀封漫口

得合龍時已先堵閉及時和之功甫竣而儀封復潰且其

未合龍時水深七八丈溜勢甚急工埽難施因籌兜袖之法令

兩壩頭一展一收外層包過內層數丈俾成回溜之勢或

可於兩袖相距間乘勢合龍因寄諭相商司事者皆以爲

可乃所築壩頭單薄難袖壩惜復薄刷抵衝波潰去歲

禦急衝以故工仍不就袖壩惜復薄刷抵衝波潰去歲

呈圖時硃筆曾標記引河宜取直不應爲惜費而時工已

與漫口下開暨埽乃受波激屢激屢衝廢葉到河圖以所

開引河之地不得形勢曾於其上游用硃筆標識并論以

若初時卽就此處挑挖引河雖工大費多而事或可早藏

何文成公年譜卷十九

乃專就地近工小起見所費雖覺稍省今前高晉稱知河
工盡成虛擲恐其費更不止於此已而果然高晉稱知河
以此慙恚致高晉素諳河工特命攜南河熟於工作者赴
因而慙恚成疾遂致不起爲嗟哉喪良臣究亦無濟事孰
之悼惜然於事究無補也

思事體大任此資忠智守伺袁及立德姚恐或無定志因

令阿桂往鎮靜集衆思高晉既沒在工更無可恃之人袁

定見因命阿桂馳往令守伺本未習河防姚立德亦鮮有

其集思廣益以冀成事正值河復決因議改絃治引河移

就上硃筆曾標記阿桂閱視工所以現開引河在決口之

河方可得勢因親往履勘議於十堡施工另挑使大溜自
西來注即先趨引河自不致復逼南岸漫口方易蒞事其
地即去冬於圖內慮因遵旨爲然實無別計其費雖倍昔
硃筆標識處也

惟期事有濟較屢場所失其省亦不啻爲期與以寬余以

既屢築不就不可不改絃更張悉如阿桂所議行仍以引
河宜挑挖實深壩上宜幫培堅澗其兜袖壩頭尤宜加厚
使可抵急溜而致回瀾雖多費亦所不惜且前鑒莫輕試
予以兩月期限庶得實力妥爲一舉集事

南望縉遙心永言識吾愧

十三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查漫口處所急
溜洶湧衝刷愈深原不如於口門外稍遠之地擇
水勢平緩者接築堤壩施工較易然必引河暢達
缺口之水不致十分頂衝難禦方可如此辦理今
儀封漫口本屬兜灣迎溜已成入袖之勢而引河
又在下游不能得力以致大溜全力趨注缺口洶

猛異常即使另就水勢平緩處所接堤築壩而全
河之水別無分引仍須專注口門堵築終須費手
雖將壩身再行加寬培厚恐亦不能保其穩固是
以再四熟籌惟有遵照從前

皇上標示之處於十堡對岸開挖引河而於正河內築攔
黃壩俟壩口漸次收緊溜勢湧激之時卽開放引
河以掣全溜使正河水勢平緩便可上緊堵合今
蒙

發下

硃筆原圖令詳細體勘講究實屬

至聖至明確不可易至臣阿桂雖未諳悉河務而奉
命來豫查勘工程正值漫口復被衝塌之際益仰我
皇上睿照如神先機已燭自當恪遵

訓諭勉力籌酌以冀有成至現在新挑引河壩工約共用
夫六萬數千名雖夫役尙未到齊現就舊有之夫
及已到者分段挑挖引河並趕做南北兩壩輓鑿
陸續接出俟至深處再行進埽臣等惟有加緊督
催不使稍有怠緩草率奏入

諭曰覽奏俱悉勉力爲之

十三日

諭曰阿桂等覆奏開挑引河寬深丈尺及大壩寬厚計共二十丈並擬於東岸添築子埵一道以防旁溢及引河脣鑲築草壩逼漚直趨各事宜一摺所辦俱合機宜惟當董率實力妥辦以期迅速集事又閱原圖內有草壩一道係因舊引河至其處歸入正河築以攔禦倒漾之水今既改從上游另挑引河則河身內不宜復有草壩攔阻自應亟速拆去俾得引漚暢達至壩外正河身現在寬深若何較新開引河尾深淺尺寸若何能否得建旣之勢抑或正河身亦須挑挖以期暢順之處並宜詳悉測量豫爲妥辦使臨時得以應手方爲萬全

二十一日

諭曰昨袁守侗在京面詢河務事宜據奏南岸隄工有應
行修補者業已具奏覈辦其北岸堤工亦多有殘缺之
處高晉在時以其尙屬可緩未經議及等語朕意北岸
堤工就現在而論雖似不關緊要但黃河溜勢無常設
溜或趨北則北岸又爲著重若不豫行培補堅實何以
禦盛漲而保安瀾是北岸堤工亦不宜視爲末務卽或
所費較多而先事豫防較之事後堵築其費倍多寡奚
宮霄壤又不可不就全局覈計也但北岸之隄甚長共
應補情形非大臣親行履勘不能覈實曾面諭袁守侗

到工後卽同阿桂姚立德前往逐段細勘據實覆估具
奏上緊興工第袁守侗甫于今日起程其到豫計須旬
日目下正當桃汛而今年伏汛亦較往年爲早旣爲未
雨綢繆之計則愈早愈佳現在挑挖引河已有藩司榮
柱承辦而開放引河之事尙早此時毋庸阿桂在工坐
督阿桂接奉此旨可卽會同姚立德親赴北岸將應修
補隄工通行詳悉查勘據實確估一面奏聞一面擇日
興工倘現發之帑尙不敷用卽按應用之數再請續發
亦無不可

三月初七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查南北兩壩數
日內又接築輓廂二十餘丈其餘埽夾土壩亦俱
陸續接做而測量水勢深淺仍可照舊輓廂計兩
岸壩工做至本月初十間已屆應畱口門分際但
其時若不卽開放引河則水勢衝激壩工恐不免
過於著重而現在引河工程雖通計已有六分但
承辦之州縣才質旣優絀不齊到工亦先後不等
是以尙有數段工程較欠者現擬將先行完工處
所夫役撥往幫辦趕緊督催挑挖而兩壩轉令緩
緩進工一面整理普面加土等事俟酌量引河辦

竣可以定期開放時卽將壩工計期趕辦庶於相
機啟閉機宜倍爲慎重妥協至引河形勢若較低
於逸下之舊正河卽不能暢流無阻是以臣等前
此酌令新引河尾較低於新引河頭其接入舊引
河處又較低於新引河尾而舊正河之河身又較
低於舊引河似此由上而下方無阻遏且大河水
面現較引河頭之河底已高四尺將來壩口收小
水勢再逼高數尺方行開放則奔騰暢達卽可刷
深斷不致復有淤阻至南北壩工自應欽遵

聖諭俟開引河掣動大溜後再行合龍以期穩固萬全

公偕袁守侗陳輝祖又奏言竊臣袁守侗此次在京面奉

諭旨以漫口下游自河南至安徽一帶黃水經由各河道

必有淤墊之處俟合龍後令臣阿桂臣袁守侗等

會勘籌辦臣袁守侗馳抵工次當卽告知臣阿桂

等查上年冬間高晉在工欽奉

上諭令將賈魯等河何處受淤酌量疏濬隨經高晉將查勘大段情形覆奏並請照業食佃力之例歸於歲修水利案內辦理復經奉有

恩旨以災後貧黎不宜復滋派累於合龍事竣令高晉會

同各該撫沿途確勘核實估計奏聞發帑興工今
臣等復將漫口下游各河道情形大畧詢問查上
年豫省黃河決口其時和驛漫溢之水由祥符縣
境入惠濟河卽從前高晉所奏之賈魯新河又歷
陳畱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橫河康家河南沙河
老黃河均歸入惠濟河下達安徽亳州之渦河查
時和驛合龍迄今已屆數月漫流之水已就乾涸
其間淤墊之處自可設法疏濬現擬卽派員查勘
至儀封十六堡漫溢之水大率由考城之北沙河
商邱之鄧濱口寧陵之馬三河分流均入歸德之

陳兩沙河同注亳州之渦河但上年高晉派員查勘時因自儀封至歸德一帶均係黃水漫漫河與民田相連一片無從區別委員等前往各該處水陸皆不能通一日之間舟車數易往返紆迴雖大段得有情形終未能詳細明確現在漫口尙未合龍水勢實與上年無二第其中恐有迫不可緩者現已飭令委員先往察看俟其稟覆到日再行酌定奏

聞至祥符儀封兩處漫口之水均係歸入安省之渦河雖據曾任通判張愛鼎等稟稱漫水在豫省境內蕩

漾二三百里至彼已就澄清並無淤墊但恐其言
尙未確實臣等現在移咨安徽撫臣閔鶚元查詢
該處有無淤墊確實情形俟其移覆到日一併商
酌辦理均奏入

諭曰所辦俱合機宜但不知引河工程通計何日可以全
竣開放引河當在何日其新壩工口門趕緊收小合龍
應在何時並著阿桂等卽約計日期先行奏聞以慰塵
念至阿桂辦理合龍及善後事宜完畢尙須會勘應行
修補兩岸隄工覈議定局交總河巡撫遵照辦理並須
查看漫水下注至渦河一帶情形估勘確實交河南安

徽兩省巡撫妥辦阿桂方可起身回京若合龍朔早查勘諸事亦得早竣阿桂自可於朕詣熱河啟鑿前到京若各項勘估稍需時日阿桂轉不必過於趕急以致不能周到也

十四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查十堡新築壩工除初三日以前已辦得一百二十餘丈外自初四日以後因引河尙在趕辦兩壩仍須緩緩進工是以令將已做之工一律加土務使高出水面一丈餘尺而加土兩三日後仍展築輓廂共又做得

二十餘丈現存口門已不過五十餘丈又須照前
緩進至引河工程數日內上緊催儻除已經報完
各州縣卽將夫役分派幫辦上下各段外其現在
未完者亦俱有七分八分不等約計數日內大段
已可粗完再令自頭至尾詳細收拾亦不過二十
二三日卽可全行辦竣其時察看河流如水勢不
大再行酌量進逼以期蓄水增高庶開放引河始
得暢流無阻如溜已湍激約可積高數尺卽當開
放引河使之掣動大溜一面趕緊接做壩工以期
堵合約計開放引河總不出二十三日以外而

合龍之期總在四月初可冀全行告竣至善後事宜現已籌定大局其一切應行查估興修之事亦已委員分頭履勘奏入

諭曰佇俟合龍喜信之至

四月初二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茲於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兩壩又續進埽六個每埽俱加廂騎馬層層追壓到底工程極爲穩實現存口門已止十丈而測量口門內外水深四丈六七尺不等至上游正河水面較引河底積高五尺有餘若再爲

逼蓄恐口門愈窄溜勢愈緊河底過於刷深壩工不無著重且此次引河係在兩壩上流其勢本順而日內大溜自西而來又先分趨北岸由引河口經過始行東注更有鼓盪進口之勢自當乘機啟放臣等因公同商酌遵照先開引河再爲合龍之諭旨於本月二十九日寅刻卽將引河開放水頭初進時卽奔騰下注隨亦源源不絕並有二三分溜勢分入揣探下游水頭已過引河引溝之尾六十里外三家莊以東直入舊河順流而下此時兩壩口門之水已畧減二三寸施工更爲放心自應趕進壩

工俾口門逾逼則大溜即可全行掣入引河雖現
在水勢尙深下埽未能卽時到底而兩壩同時並
進約於四月初七八日以內即可合龍奏入

諭曰以手加額覽之佇待合龍喜信

初七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於三月二十九日開放引河水勢暢
達計算四月初七八日以內可以合龍等語日內諒可
如期合龍盼望喜音甚切昨又傳諭詢問矣至合龍工
竣該處一切善後事宜尙須阿桂在彼妥爲籌畫爲時
約需四五日並有南北兩岸應否修補及自賈魯河至

渦河一帶河身沙土停淤之處作何勘估疏挑曾經諭令阿桂等於合龍事畢親往會同履勘籌辦以期妥善似未必能尅日蒞事著傳諭阿桂自行酌量如儀封合龍後能將應行勘查諸務妥速辦畢於朕啟鑿前到京固屬甚善如工多路遠不能趕緊辦竣又不可因趨辦致有草率

初八日

諭曰據農起奏查勘渦河水勢情形因黃水倏長倏消尙難遍勘確估俟豫省漫口合龍黃水全消始得勘估準確等語自應如此辦理又據稱渦河水勢湍急建餽而

下河道深寬現在水流通暢毫無阻滯間有新舊沙淤
坍缺係在河岸兩旁無碍水道等語則將來勘估疏挑
更易爲力著將農起原摺抄寄阿桂等閱看俟合龍事
畢前往各該處會同履勘時查核該藩司所奏情形是
否確實一併核辦

初十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此次所挑引河
係由西南以至東北其地形自上而下本爲得勢
是以開放之初卽能暢達雖自前月二十九日起
連遇東北大風四五日處處迎頂水頭而水流並

無阻礙惟因兩壩口門之水本已刷深大溜奔騰東瀉引河雖分有二三分溜勢而一時尙未能掣動全溜現於引河唇之東岸添築兜水壩一道以冀回溜北趨又令舡隻在引河內往來上下以資鼓盪日內風勢較順河水源源下注自可期就深通至引河固以水深爲有濟而壩工又以水深而有著重今口門之水深至五丈以外益覺湍激異常所做相近口門時有低勢必須趕緊搶護卽已經到底者尙恐其根基鬆輓是以每下一壩竟須遲至三四日始能著地堅實方敢更進一壩雖約

計不過再進四五埽即可合龍而以一壩進兩箇
一壩或進三個計之亦尙須八九日當此工程喫
緊之際斷不可畏難而稍失事機亦不得不慎重
以圖蒞事奏入

諭曰連日盼望合龍喜音晝夜懸切茲據阿桂等奏口門
之水深至五丈以外每下一埽須遲至三四日始能著
地堅實現在儘力趕做約計十五日前後方可合龍等
語盼望雖殷亦實無法已於摺內批示矣又據稱引河
雖有二三分溜勢尙未能掣動全溜等語自係新挑引
河仍未寬深之故然業已放水又難再施挑濬之工所

稱東岸添築兜水壩一道以冀回溜北趨亦屬幫助之
一法至稱每進一埽須加廂培厚著地堅實方敢更進
一埽當此工程喫緊之際不得不慎重以圖蕝事等語
自應如此辦理此次工程總以穩固爲要斷不可欲速
而稍涉草率據稱日內風勢較順河水源源下注自可
期就深通朕惟默籲

天佑神助以冀及早成功耳至上年十二月內高晉等曾
奏請於十六堡捐建

河神廟一座朕閱圖內十六堡原有

天王廟自當向現有之廟誠心乞懇望其効靈何必有一

新工卽建一新廟是以未經先行今思現築攔黃壩進埽之處其地在十二堡距原漫之口門較遠如果

河神靈應速助工成原可於合龍後卽在該處建廟以答神貺著阿桂等一併妥酌行之

十二日

公奏言

臣

於河工事宜本屬毫無經歷今年正月

以豫省漫口屢築屢衝迄無成事奉

命馳赴工次查勘卽會同督辦要工

臣

抵工後與在事諸

臣

悉心講論並道府叅備以下文武各員無不向

其諮訪情形因從前辦有十二堡攔黃壩引河之

事所做工程僅係本省捐辦力量甚薄尙能合龍則其事可望有成隨據姚立德所指十堡地方與袁守侗等公同商酌趕辦新工兩月以來頗爲平順卽自前月二十九日開放引河之後水勢甚暢察探下游水頭已於初五日過河南山東境是引河形勢非不源源下注而總不能掣動大溜且兩壩口門水勢仍復刷深湍激洶湧異常臣已爲之寢食不寧至本月初間漸有掣動之端其時審度形勢雖於初七八合龍之期不能依限而大局尙屬無妨恐轉煩

聖心焦慮是以未經

奏及乃于初七日酉刻以後暴風大作波浪狂湧頃刻之間北岸壩工竟衝塌至二十丈殊出意料之外此事實毫無把握但又無束手不辦之理是以現在另商趕辦不過儘此一月之內晝夜催儻以僥倖藏功若一月之後卽屆伏汛大水有長無落施工更難且現用他省協撥之料雖此時尙足敷用若一月之後猶未完事而舊料亦已不敷新料無可籌辦非深秋後不能措手然以伏秋大汛盛漲由漫口下注不特豫省下游淹浸愈多而江南淮

安高寶一帶更不能知作何光景臣思念及此實

不禁晝夜傍徨寢食俱廢伏念臣受

恩至深至重且蒙

皇上以河防關係緊要久而未成委令來此董辦雖臣之

不諳河務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卽現在新工亦係詢謀僉同公商會辦臣

並未敢自作聰明但以如此大事不能稍分

宵旰殷憂實覺焦急慚愧無地自容此時臣并不敢照例

奏請議處以冀仰邀草職畱任之寬典若將來復

有更變以致汎水長發不能施工卽自行嚴切議

罪以安臣分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四月初七日未刻水勢洶湧北壩工首
一帶邊埽塌去七丈酉刻以後風暴大作全河之水狂
湧口門又將舊做各埽連輓廂一併塌去共計衝去二
十丈有餘等語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祇能竭盡人力上
緊妥辦以冀

天佑神助已於各摺內批示矣據稱引河迤西一帶俱已
淤淺現將引河口門暫時堵閉自應如此至所稱擬於
引河之西百餘丈外坐灣水深處所復開引溜溝一道
接入新引河之第二段約長三百餘丈等語閱圖內形

勢其地正當兜灣迎溜於引溜似更得力且據稱河流至此尙未跌深期可掣動大溜等語於勢尤順自當上緊施工但所擬新挑之引溜溝其河頭必須較現在引河分外加寬其河身亦應加深方可期掣動大溜又不可復圖省費致河仍淺窄不能資掣動之益也至圖內於北壩上首邊埽幫寬培厚作爲壩臺並據稱兩壩但由外越進埽期易堵合自是正理但看圖似進埽處距口門太近尙恐將大溜逼緊復致刷深或可就新做北壩臺處斜向西南進埽以期挑逼猶伊等所做兜水壩之意似於堵築施工較爲得濟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識

著將原圖發與阿桂等閱看可否如此辦理卽速悉心
妥酌據實覆奏

十三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本月初九日接
奉

上諭合龍工竣該處一切事宜尙須阿桂在彼妥爲籌畫
伏查豫省新工應辦善後各事宜臣阿桂已與臣
袁守侗等公同籌酌業經定有章程因須俟合龍
後再辦是以現今未卽具奏至南北兩岸堤工其
南岸最關緊要者已經臣袁守侗臣姚立德於籌

辦十六堡善後事宜摺內奏明估辦陸續興築臣

阿桂覆查十八萬八千七百餘兩俱係必不可緩

之工至其次應修者臣姚立德亦俱估入本年歲

修項下辦理而臣阿桂於前此接奉工竣查勘堤

岸

諭旨後又先派委誠幹之員分頭履勘亦尚有應行培補

者現已約估定數止須銀三萬三千七百餘兩此

等俱係土工無須物料只在夯礮堅實而其土方

丈尺按數可稽勢必不能浮冒且係加高培厚之

計非目前迫不可待臣至於漫口下游各河臣阿桂

於接奉

諭旨後亦先委員履勘惟時和豐決口所衝一帶漫地現在已經涸出其經由之甫濟河水已歸槽內止兩段畧有淤墊應加疏濬口已據勘明止須銀一萬二千兩此外均屬深通無阻其儀封十六堡決口漫下之處現在汪洋一片難以履勘將來合龍後又卽屆大雨時行之際必俟深秋方可查辦而其情形亦與惠濟河相仿均屬各處瀝水所積並無來源其有另衝新河者舊河淤墊處所俱成沃壤自當順勢利導不必處處全復舊河至安省湯河現

據閔鶚元咨稱派委司道勘稟目下黃河水由湯河滿槽下注較前倍覺寬深更不致稍有淤淺其安豫交界之武家河懷家溜等處有應行勘辦者並據閔鶚元咨稱亦須俟深秋令勘方能確實以上各情形臣阿桂在工七十餘日詳加詢訪雖未經親身遍往而已歷歷如在目前臣袁守侗等朝夕講論大概亦皆洞悉惟現在堵築之事實屬關係至要當此時屆垂成不意復有變動所有一切情形已專摺馳

奏自必仰邀

指示雖在工大小諸臣亦無真知確見出臣阿桂意想之

外而臣阿桂亦無高出衆人確乎可信之處但以

如此大事臣阿桂受

恩至重理應身任艱鉅今未得就緒實無顏卽行回京復

命是以現在日夜籌辦爲開挖引溜溝之策若挑成開放

果掣動大溜則壩工自可必成卽臣阿桂先行回

京臣袁守侗等亦能辦理若仍不能掣溜則雖臣

阿桂在工亦屬無濟是其能成與否四月底總可

定局奏入

諭曰阿桂等覆奏現在籌辦河工及將來查勘應辦各情

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前因阿桂等原奏四月初可望合龍是以諭詢阿桂或於合龍後將善後事宜擇其要者辦定章程阿桂卽先行回京令袁守侗在彼仿照妥辦乃就前此垂成之局而言今北壩復衝場二十丈有餘現在另籌挑挖引溜溝及設法進埽此時應辦之事關係重大阿桂自當在彼督辦冀速蒞工俟合龍堅固後再行起程爲是不必因有前日詢問之旨急於回京至新挑引河務須極寬極深方可期掣動大溜不得存惜費之見當以從前之淺窄乍後致不能得力爲戒壩工進埽照圖內硃筆標識自宜初做壩臺起斜向西南進

埽俾挑大溜由東北趨注引河庶開放掣溜更爲順利
至進埽合龍亦照硃筆標識處施工仍不離前此所指
兜袖之法自當有益阿桂等務卽悉心妥籌一面辦理
一面覆奏其現擬另挑之引河通計不過三百餘丈易
於趨辦阿桂等務須董飭承辦各員弁趨集人夫上緊
趕辦以期速竣其壩工進埽必須較前寬厚逐步培壓
堅實方可得濟總之此次辦理堵築事宜引河必比舊
寬深進埽必加意堅固以期速收實效現今河流平緩
上緊趕辦自可速期蒞事此時惟當以尅期趕辦爲言
使在工人員共知奮勉斷不可爲萬一不能卽完之說

致衆心懈弛各懷觀望或致因循遲緩不可不慎亦猶
軍營進兵務爲必勝之說使將士咸皆用命不論地之
險易並得成功所謂事在人爲阿桂尤所深知也至於
本年節候雖早然初伏亦在六月初八日伏汛距今尙
有兩月此時上緊趨辦斷無至伏汛時尙未能蕝功之
理著阿桂等詳悉覈計若果如法施工諸事應手約計
何時可以合龍先行覆奏再儀封工次四月初七日東
北風暴以致塌動壩工是日京師下午亦有東北風可
見百里不同風之說亦不盡確前日下午此間西南風
甚大後以省諒亦相同或將大溜逼向引河可期暢注該

處情形處員在如何並著阿桂等據實覆奏朕於豫省河
工一事聿晝夜焦勞而軫念災黎尤爲懇切以

上蒼仁愛民生無日不誠心默禱仰祈

垂佑昨又降旨令阿桂等俟合龍後於現在施工處所興

建

河神廟以答神貺速得工成今復思古有沉璧禮河之事
因擇白玉璧一件並撰擬祭文一道由驛發往著阿桂
等於接奉後卽詣現做壩工河岸虔誠致祭或可冀
河神祐助速得歲工至於現在儀封堵築事宜惟在阿桂
等實力妥辦不可畏難亦不宜欲速以冀

天佑神助及早成功此外亦更無他法但缺口漫下之工由賈魯河至渦河入淮河歸於洪澤湖計洪湖不能容納則下河被災必重此則不可不先事綢繆者昨已諭薩載先將清口兩壩及早展拓不必拘定六十丈之誌卽拆至八十丈以外亦無不可但東壩難於多拆自應將西壩展數十丈使清水暢注庶爲有益至所開淮河以下洪湖以上有高家灣之地可以分洩淮水仍入黃河已令薩載迅速前往履勘如果施工有益卽速估計覆奏及早辦理

十五日

公偕袁守侗奏言本月十二日接奉

上諭現就攔黃壩堵築合龍施工較易其南岸口門只須俟合龍後補還原堤查豫省河堤上年漫缺之由臣阿

桂等在工確加體訪實係伏秋盛漲過大爲近年

所未有前經臣阿桂詢問江南解料來工之府廳

等俱稱上年七月間徐州一帶水已平堤居民俱

經躲避上山後因豫省先有決口下游始得保全

薩載所以有化險爲平之奏惟是河工事宜全在

平日留心查勘未雨綢繆今豫省河身寬廣每因

漫灘之水衝有溝槽姚立德未能處處堵塞以致

水漲時串近堤根是以高晉上年亦有議其溝槽不能全堵之病欲於工竣時奏明辦理且豫省河形近年漸已趨逼南岸姚立德非不見及於此但卽當據實陳明妥辦卽銀數不敷亦應請

旨動帑加工自必邀

聖明鑒允乃於前歲冬間在十二堡築壩挑河僅與徐績等扣廉捐辦力量旣屬單薄防範亦未周密以致上年秋汛漫灘搜後復被衝去此則姚立德等所不能辭咎者至於順堤河形逼靠堤根原所最忌現在十六堡決口以全河之水循堤下注目下口

門甚寬尙復時有蟄塌若伏秋大汛之水直走一
綫單堤更不免在在可慮此其必不可辦之情形
實爲豫省官員所知是以姚立德於上年七月十
六堡初決時卽奏請在十三堡地面築壩施工候
高晉到工酌定辦理其時臣袁守侗因不諳河務
初到工次得失本屬茫然而高晉素稱知河因彼
時十三堡係屬嫩灘難辦是以卽就漫口堵築由
今思之使高晉尙在亦不能不另圖變計今十堡
新工再三揆度形勢實爲較勝惟因二月初一日
開工之期已不早且所派挑挖引河州縣夫役距

工遠近參差至二月望後始得到齊以致目下
有變動時候更緊卽趕緊催辦而轉瞬端陽節後
水勢漸長一接伏汛更難著力臣等所以晝夜焦
急憂心如焚惟有儘此可以趕辦之時儻倖迅速
藏事倘尙不能成則做法或另有籌酌而形勢總
不出此一帶將來辦成之後一切隄岸善後事宜

自當遵

自切實辦理至姚立德在任承辦歲搶工程臣阿桂等畱
心密訪尙未聞有侵冒情弊其每年所用銀數及
何燭管河務時每歲用銀若干除總河衙門之外

惟撫藩兩處亦當有案可稽但一經予查恐其轉相傳述姚立德卽已知覺該總河自此次復被衝埽後神色倍覺驚慌此時正當趕辦要工若稍露痕跡不但伊心緒更紊其所屬河員尤不免愈生觀望辦理殊多不便臣等因思何焯與徐績姚立德先後所辦歲搶修銀數俱題報工部核銷有案應請

飭交工部按年查明開單具奏卽可得其實數奏入上是之

十九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臣等奉到

御製祭文一道白玉璧一件仰見我

皇上念切痼瘼至誠祈禱之至意查本月十三日奉到合
龍後卽在十堡建廟

諭旨係於初十日

頒發臣等迴思工次亦於初十日以後河流稍平風勢漸

轉仰惟

誠敬所孚早通冥漠因卽恭叙

綸言撰文致祭今復欽承

明詔令於河干沉璧祭告且伏讀

御製文內撫躬一聯益仰

聖懷若谷愷切抒詞不惟祇格

明祇直見誠通

蒼昊凡在工官民人等無不交相感動歡慶難名臣等現擬敬謹瞻黃蠲吉於十九日齎詣河岸虔誠讀祭並將玉璧捧沉上流河底從此

河神感應自可速助成工上紓

宵旰奏入報

聞

二十一日

諭曰阿桂等何時可以開放引河朕心懸念甚切該處另挑之引溜溝計三百丈尙不甚難卽加濬之引河口數段亦不甚費事自可尅日蒞功但伊等於引河挑成後諒必俟西南風順相機開放以期得力昨日此間東北風甚大恐豫省亦復相同於放溜甚有關碍今日已轉西南風惟願豫省風信相同冀逼溜趨注東北庶引河開放勢極暢順可以及早合龍用慰廑注著再傳諭阿桂等將現挑之引溜溝及疏濬引河何日可以告竣定於何日開放連日該處風色如何是否須乘西南風之勢再行放溜詳悉查明迅速據實覆奏以慰懸盼

二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十七八兩日連遇大風北壩漸有隙裂至十九日午刻所做新舊輒鑲復衝去八丈其臨水輒鑲工段尙有九丈餘均已裂縫恐亦未能站住等語覽之倍切軫念然亦無可如何據稱十堡形勢南高於北是以就此施工使大溜漸歸北注但溜近於北則北壩實爲著重現旣屢次衝埽更恐愈進愈難惟舊南壩多做逼向北首如挑水壩之式逼溜北入引河尙爲得勢現在專由南壩進埽使大溜愈近北岸等語所見甚是祇可如此辦理但伊等前此奏稱黃河之水非一綫單

走乃係全溜奔赴壩根迎溜一面已有搜根之險惟是兩壩勢均力敵尙可望速令直趨等語是南北壩工雖經改做而挑溜情形易地皆然由北壩進埽斜逼卽慮大溜專趨南岸則由南壩多做逼向北首獨不慮溜勢專逼北岸乎雖引河引溝俱在北岸然各處堤岸俱不甚堅固亦不可不加以豫防至南岸所進之埽必須倍加寬厚下椿穩實使溜勢不能動搖方爲妥善又據稱現挑之引溜溝並收拾之正引河務令加倍寬深以期暢達約計二十四五日完工等語今日正係二十四日若引溝挑成風勢甚順自可卽行開放抑或尙俟南壩

進埽稍長方議開放著阿桂等卽速奏聞以慰厯念

二十七日

公偕袁守侗姚立德陳輝祖奏言臣等先於二十

日將北壩復被平場現擬專由南壩進埽並將新
開引河溜溝移向西首水深近灣處挑挖等因具

奏在案數日以來南壩復下二埽慎重鑲壓均屬穩固

一俟新埽追壓到底卽行往前再進北壩衝場輒
廂後本尙有臨水工段九丈餘均已鬆裂日內先
將外面裂縫多處連根拆去數丈其餘祇係拉鬆
頂土根脚尙屬堅牢因將上層刨開另行趕壓厚

土計已搶住六丈有餘現就該處原有邊埽之下
刨淨埽底上緊鑲築俾與正壩頭一律平實將來
進埽時擬將下水頭讓去數丈其上首卽將邊埽
併入正壩往前進築使有斜向西南之勢而於邊
埽外另廂邊埽以資裏護此時惟專由南壩多進
埽個使大溜逼注北岸俟引河開放後如口門水
勢尙可施工北壩亦仍下埽俾兩邊對築以冀於
汎水長大之先口門早行收窄相機堵合至引河
辱東岸現有之兜水壩原欲使水勢至此逼向北
行往前初放引河時頗資其迴溜之力但此壩係

兜澗著重惟恐未能直入大澗是以祇做成二十丈今南壩漸次進埽澗勢日就北趨而北首再將兜水壩展長相逼自更有益臣等現在督率酌量加展至引河內頭二段淤墊之處業經挑竣二十一二日間卽擬開放因二十一日東北風甚大此後或東南或正南風勢總無一定惟二十三日果忽轉西南風頗大已齊集夫役趕緊於引河頭拆壩門未及數刻風勢又復微小恐引水仍未能得力是以暫停啟放至引澗溝晝夜加緊挑挖於二十五日卽可一律告竣此一二日間若得西南大

風卽先開引河以資分洩否則定於二十六日將引河引溜溝一併啟放現在水勢日漸加長未便再遲致口門愈爲著重如開後卽能掣動大溜則兩壩埽工自可尅期蕺事奏入

諭曰阿桂等覆奏引工壩工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據奏引溜溝晝夜加緊挑挖於二十五日卽可一律告竣此一二日間若得西南大風卽先開引河以資分洩否則定於二十六日將引河引溝一併啟放等語阿桂等所擬啟放引河引溝之期卽係昨日昨自香山迴蹕圓明園早間尙係東北風辰時以後卽轉西北竟日未

息風亦頗大今日仍係西北風西北雖不及西南但西南風吹溜東注或尙逼溜趨入引河自較勝於東北而吹溜向東南轉慮其衝逼溜壩不勝隱憂不知豫省昨日風信如何開放引河時卽能掣動大溜否朕懸念甚切惟有默籲

天佑神助冀早合龍此外更無可指示而盼望之心益殷於前矣至開放引河後口門如何收窄以待相機堵合之處卽著迅速具圖貼說呈閱

二十八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定於二十八日可以開放引河引溝

計今日已經三日京師連日西北風甚大雖亦可吹灑
東注較之西北風稍勝然究不如西南風可以吹逼全
灑直注引河不知儀封工次日來風信如何引河引灑
於二十六日何時開啟能否掣動大灑其水勢是否暢
流下注朕晝夜懸念無時或釋著傳諭阿桂等卽將二
十六日開放引河情形速由驛加緊覆奏以慰廑懷